

家训

□赵敏

二十六年,那个孩子才五岁。一个金色的秋阳里,五岁的孩子坐在姥爷的尼桑车上,跟着姥爷到县城去看汝河水。他说,姥爷告诉过他,那个县城一条叫“汝河”的河流,秋天里可好看啦,河面宽宽的,清清水面在阳光的微风里起着一波一波的皱纹,徐徐向远方荡去,偶尔还会有小渔船漂在河面上。姥爷已经鼓励他好几回了,双休日,他终于跟着姥爷来看汝河的水了。

孩子叫恒恒。长得有点儿瘦,小脸上一双大眼睛眨巴眨巴,十分惹人爱怜。孩子说,其实,姥爷从不让他坐自己的车出去玩儿。今天能坐上,还是沾了我这个报社记者的光,“你要去采访,所以我就跟着来了。”我问姥爷,是不是这样。姥爷点点头说:“是的。”我又问恒恒,姥爷为什么不让你坐他的车。恒恒嘟起小嘴,不高兴了,说:“姥爷说了,他的车是公家给他买的,是给老百姓办事用的。”

这一“训示”,已经在恒恒幼小的心灵里有了一个印记,不知道姥爷给他讲过多少次了,五岁的孩子早已刻在脑海里,融在血液里了。

我去过姥爷的家,一张家训端端正正地贴在饭厅里:

孝顺为齐家之本;勤俭为持家之本;勤奋为成才之本;诚信为交友之本;和顺为处世之本;康健为立身之本。

姥爷大半生将这方家训作为座右铭,按其行事。无论走到哪里,职务有什么变化,都让自己的儿女子孙重读一遍,融入脑海,不能忘记。

恒恒有一双白球鞋,是他七岁时妈妈带着他去商场买的,买的时候,妈妈特意给他买的大了两个号,恒恒已经穿了三年了,那双鞋还没有扔,鞋的右脚大拇指处,破了一个洞。恒恒说,妈妈带他到一个修鞋爷爷的地摊上花了七元钱补了一块白皮子。恒恒上小学三年级了,还穿着那双白球鞋。在班里,恒恒是班长,和同学们的关系很好。孩子们都小,不懂得恒恒为啥老是穿带补丁的鞋子,有同学就好奇地问:“陈恒,你家很穷吗?你没有鞋穿吗?”恒恒说:“不是,我有鞋穿,是我姥爷的家训告诉我,勤俭是美德,从小学会朴素勤俭,才能勤奋成才。那样,我们才能做节约的模范。”

那时候,恒恒也给同学们讲不出更多的道理,姥爷给他讲多少,他听多少。于是,就把这些不多的道理再讲给他的同学们。在班里,他是中心,是同学们最

赞的班长。

那双白球鞋,上初一时,恒恒真的穿不进去了,妈妈把它涮洗干净,放进了柜子里。妈妈说,等捐物的时候,就把它捐给贫穷的乡下孩子,还能再穿一穿。

姥爷有一个女儿,两个儿子。女儿就是恒恒的妈妈。二十五年后,恒恒的妈妈在这个城市做妇女工作。自律、自警、自省的坚定,让她在这个岗位上,有了展示自己的用武之地。妈妈秀气文静的脸上有着和姥爷一样的自信与温暖,为人低调,工作勤奋有韧劲,妈妈说那是姥爷血脉里就有的长处,她继承了,还得再继续努力发扬下去。姥爷的大儿子,就是恒恒的大舅,几十年如一日,在这个城市的纪检监察部门工作,兢兢业业,任劳任怨。

那年,姥爷带恒恒去县城看河水,只有五岁的恒恒就隐隐约约意识到了什么。那时候,他太小了,还不能理解姥爷带他来县城看河水的深切用意。那是一种从小孩子心里铺就的导向和暗示吧。姥爷给他讲说远观是什么,近观是什么,水的无形与常形又是什么,他一点也听不懂,可他记住了这件事情。

就像童话里的风车,不是有风了,

风车才不停地转动,而是无论什么样的天气,多恶劣的气候,风车都会有自己千姿百态的身姿呈现给天空和大地。水的无形与常形变化无穷。人的心要学会坚定,要学会自律与克制,在变化中约束自我,在自律中去看复杂的无形与常形。

这些,姥爷给他的启示在他还没有成年的时候就通透了。

看远处,阳光透过堤上的树影儿斑驳的隙间,投向河水中央,那一河莹绿的清水,与这青翠的田野融为一体,朵朵白云在漂浮着,阳光都变得极尽的柔和。恒恒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成长起来的。他深知,人间的缘情至深至浅,除了学校学的,重要的是从姥爷和妈妈身上一点一滴感受到的。

赵敏

中国作家协会会员,河南省散文学会副会长。有小说集《梦为远别》,散文集《原野》,散文、随笔集《尘缘》,报告文学集《风景独话》等出版。

满海梭鱼跳

□于厚霖



王连宗 摄

梭鱼成群结队潜游到近岸,有时会毫无征兆地蹿出水面,在空中划出一道拐角清晰的A形轨迹。梭鱼从纵身一跃到轰然跌落,有数秒时间像悬念一样“游”在空中,直到发出一声巨响:“哐!”谜底才揭开。

有时,游人在岸边浏览,能看见若干条约半米长的梭鱼在贴近岸坝、深度不足一尺的水层下像潜艇一样横游,无声,也不见尾摇。如同身后有巨大推力,推着鱼群直线行进。一条两条三条……队形齐整的梭鱼群很快就消失得无影无踪。正当游人希望看到有后续的梭鱼群跟进时,却从梭鱼群消逝的方向游来一队梭鱼,一条两条三条……是刚才游过去的那群梭鱼又折返了。它们保持相等的距离和不变的队形,鱼过无痕,波澜不惊,像一支纪律严明的队伍,警惕地在近岸梭巡。

梭鱼头颅扁平坚硬,身材粗壮肥硕,菱形硬鳞斜成行、横成行、竖成行,拼凑出美妙的花纹,像房顶的瓦片一样有序叠压,深蓝的脊背与海水近色,游人偶尔

能从侧面窥见一溜雪白的腹部。

梭鱼是跳高能手,但在贴近岸坝巡游时,静默是唯一选择。如果这个时候冲动地纵身一跃,落点很可能是岸坝甚至路面,更有可能撞得头破血流而成为游人的“福利”。

尽管无声且与海水色差甚微,但梭鱼在水下成群潜游形成的气场,还是会被岸坝上散步的人们觉察。大家驻足围观,指指点点,只用眼神交流,生怕弄出响动,惊吓得梭鱼们四散奔逃,就不能一饱眼福了。直到梭鱼群完成一次远行和回归,再次闯入视野并优雅地渐行渐远,人们才恋恋不舍地离去。

梭鱼跳高的区域在距岸几十米外的安全地带。完全是猝不及防,“啾!”一道亮色像火箭一样冲出海面,射向空中,在拐点处略作停顿,然后像高台跳水一样朝下直射,“哐!”如同往水面扔了一颗炸弹,炸出一个深坑,激起冲天水柱,回音经久不息。

梭鱼腾空而起时,腹部充分展露,白亮成为主色调,深蓝的脊背反而被人们

忽略。人们惊讶于梭鱼弹跳的高度和摔击时惊心动魄的巨响。仿佛遥相呼应,在辽阔海面的不同区域,接连爆发梭鱼跳高的奇观,有时几条梭鱼同时起跳,似在比谁跳得更高,谁的姿势更优美,令人目不暇接。

梭鱼在完成一个腾空、跌落动作之后,向前潜游几米,攒足了力气,再次蹿出水面,重复腾空而起又骤然跌落的把戏,直到跳得过了瘾或者跳累了才肯罢休。

听说过鲤鱼跳龙门,但谁都没见过。梭鱼射出水面向虚空奋力腾跃的情境,使人们大过眼瘾,一阵阵喝彩叫好声夹杂在梭鱼砸向水面时发出的巨大声响里。

梭鱼还擅长搞突然袭击。苍茫暮色中,游人走在岸坝上,耳畔突然传来“啾……哐!……”的巨响,而又只闻其声,不见其形,不知情者会霎时感到毛骨悚然。

海的形态千变万化,风在海面驱赶出一层层波浪,或掀起一朵朵浪花,梭鱼起跳的兴致就会受到影响,嘈杂的舞台遮掩了声音的清脆和舞姿的优美,巨浪滔天时梭鱼干脆罢演,饱受干扰且无人喝彩的演出注定尴尬。有人围观,梭鱼的起跳格外卖力。

梭鱼跳高的奇观多见于春天,冰海解冻,潮水活泛。这个时候,梭鱼最痛苦的事情是眼睛不好使,鱼目之上蒙了一层眼翳之类的薄膜,视力模糊,看什么都是好几个,且似是而非,就用自虐式的跳高来解除眼疾。它们从水下钻出,向上跃起,跃到足够高了,再大头朝下,向海面冲撞,最先受到撞击的是嘴巴和眼睛,颅骨之所以扁平而坚硬,是承受撞击的需要。无数次的盲目冲撞,蒙住眼睛的薄膜就变得更薄直至脱落。反复撞击,眼圈总是发红,好在眼睛终于明亮了起来。

这么说,梭鱼跳高不是为了示美和炫技,而是有不得已的苦衷。

任何事情做得久了,都有可能成为习惯。梭鱼跳高就是,它们春天跳,夏天跳,秋天也跳。当所有鱼都在不同水层隐

形或潜伏时,满海跳高的梭鱼就成为一道独特风景。充满节奏感和音乐感的画面,看着是那么赏心悦目。那“啾……”和“哐!……”的音响搭配,也是不可多得的天籁之音。

梭鱼因为身材大小、跳起高度、入水角度不同,砸出的声音也有质感和分贝的区别:

“啐!……”

“嚓!……”

有的巨响如雷,有的余音袅袅,有的声音短促到瞬间即无。

梭鱼跳高并非每次都都很成功。有时因准备不充分或不够认真而跳得不高,在海面刚一亮相,还没等人们看仔细就“啪!……”一声坠落,像是闹着玩儿,海面被激起的波纹也很快消逝。有时因为在空中调整身形时姿势把握不当,横着坠落,在海面砸出巨大的狭长浪涡,像严重失误的高台跳水动作。这种摔法,受力最大的是骨质坚硬的头颅,而是肉质紧实的腹部,不仅不能起到冲撞眼翳的作用,还会把自己摔得很疼。更有甚者,起跳后没有调整姿势,入水时尾巴先落,鳞片逆水受撞,痛感会瞬间传导至全身。

摔疼了的梭鱼隐入水中,很久也不见露面。

而此时,别处的梭鱼正跳得起劲,满海的银鳞闪烁令人眼花缭乱,“啾……啾……哐!……哐!……”的重叠交响不绝于耳,沸腾的海面开出了千万朵花。

于厚霖

辽宁省作协会员,发表文学作品180余万字,出版长篇小说《岛碑》,长篇纪实文学《海岛女炮班》,小说集《这一片海》《海天不一色》,散文集《走过群岛》等。